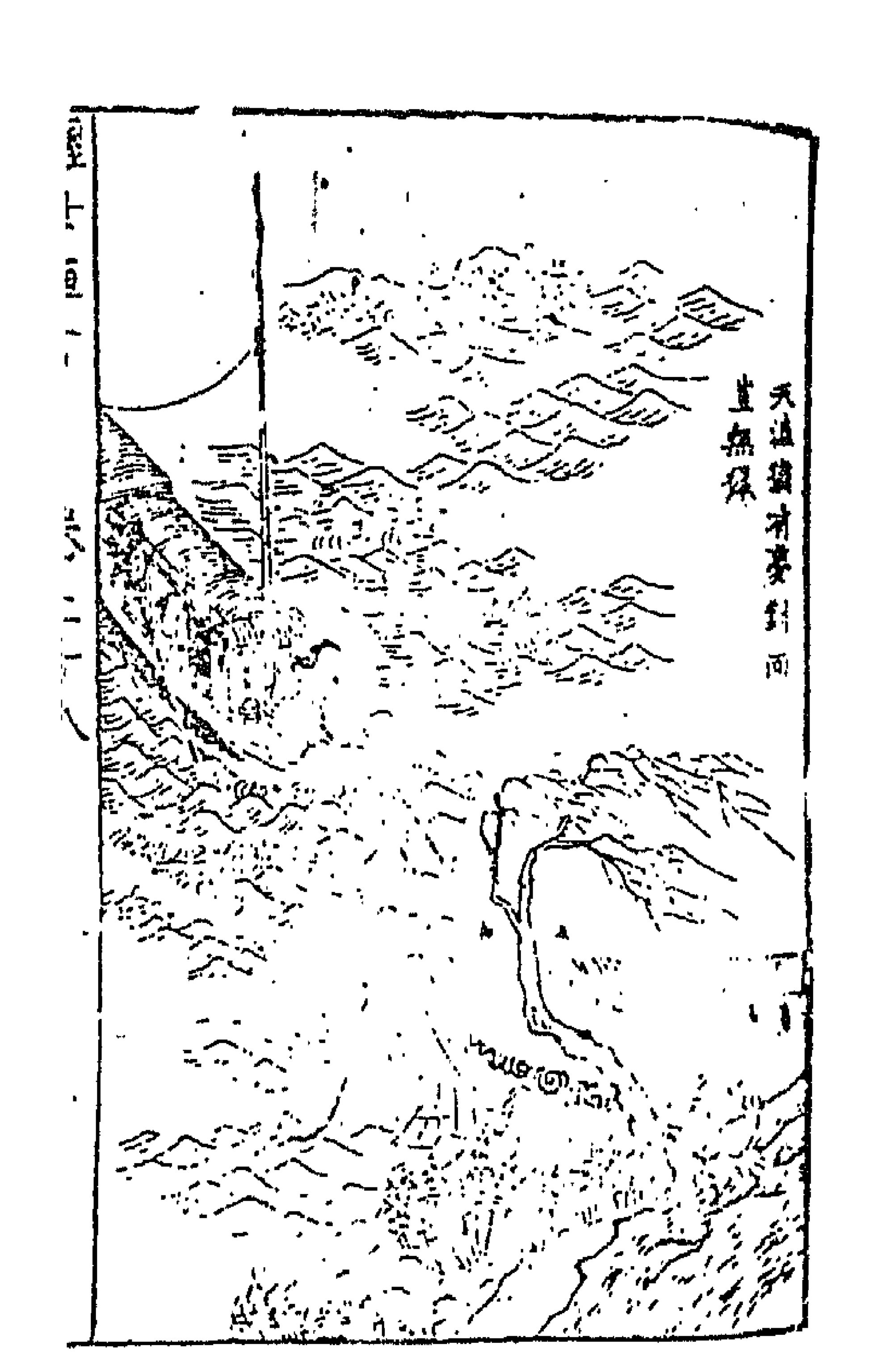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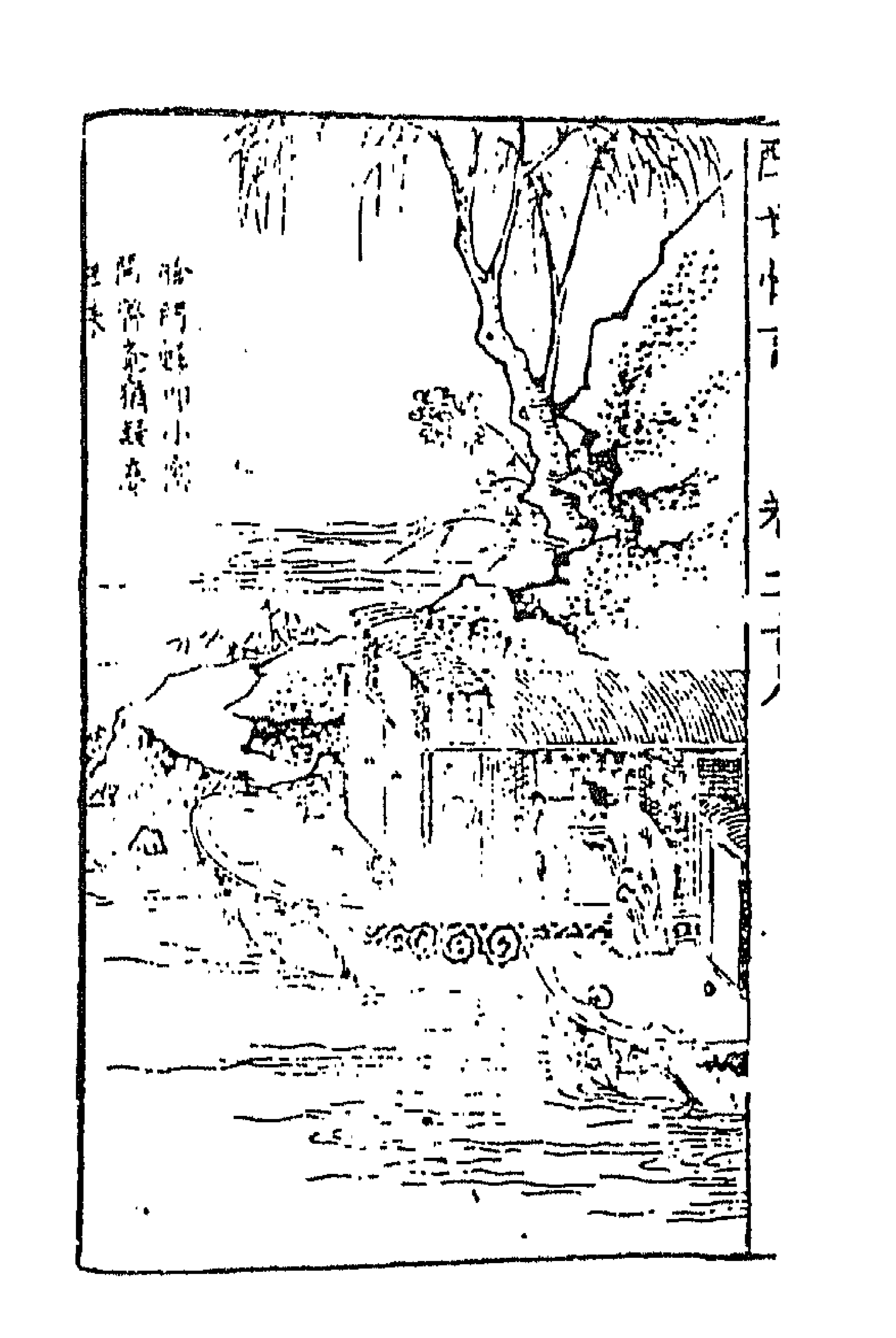
醒世恒言


天道猶有婁對而
豈無孫



第二十八卷

吳衙內鄰舟赴約

貪花費盡採花心　身損精神德損陰
勸汝遇花休浪採　佛門第一戒邪淫

話說南宋時，江州有一秀才，姓潘名遇，父親潘朗，曾做長沙太守，高致在家。潘遇已中過省元，別了父親買舟往臨安會試。前一夜，父親夢見鼓樂旗彩，送一狀元匾額進門，匾上正註潘遇姓名，早起喚兒子說知。潘遇大喜，以為春闈首捷無疑，一路去高歌暢飲情懷開發，不一日，到了臨安，尋覓下處，到一個小小

人家主翁相迎問相公可姓潘麼潘遇道便是足下
何以知之主翁道夜來夢見土地公公說道今科狀
元姓潘明日午時到此你可小心迎接相公正應其
兆若不嫌寒舍簡慢就在此下榻何如潘遇道若果
有此事房價自當倍奉即命家人挑進行李到其家
停宿主人有女年方二八頗有姿色聽得父親說其
夢兆道潘郎有狀元之分在窗下偷覷又見他儀容
俊雅心懷羨慕無繇通款一日潘生因取硯水偶然
童子不在自往廚房恰與主人之女相見其女一笑
而避之潘生魂不附體遂將金戒指二枚玉簪一隻

囑付童兒學堂致意此女得來幽會此女欣然領命解腰間繡囊相荅約以父親出外親赴書齋一連數日潘生望眼將穿未得其便直至塲事已畢主翁治酒節勞飲至更深主翁大醉潘生方欲就寢忽聞輕輕叩門之聲啓而視之乃此女也不及交言擕進書齋成其雲雨十分歡愛約以成名之後當娶爲側室是夜潘朗在家復夢向時鼓樂旗彩迎狀元扁額過其門而去潘朗夢中與云此乃我家旗扁送扁者答云非是潘朗追而看之果然又一姓名矣送扁者云今科狀元合是汝子潘遇因做了欺心之事天帝命

削去前程另換一人。也潘朗驚醒將信將疑未幾屆
曉潘朗閱登科記狀元果是夢中所逞扁上姓名其
子落第待其歸而叩之潘遇抵賴不過只得實說父
子嗟嘆不已潘遇過了歲餘心念此女遣人持金帛
往聘之則此女已適他人矣心中甚是懊悔後來連
走數科不第鬱鬱而終

因貪片刻歡娛景　誤却終身富貴緣

說話的依你說古來才子佳人往往私諧歡好後來
夫榮妻貴反成美談天公大算盤如何又差錯了看
官有所不知大凡行奸賣俏壞人終身名節其過非

小若是五百年前合爲夫婦月下老赤繩繫足不論幽期明配總是前緣判定不虧行止在下再說一件故事也出在宋朝却是神宗皇帝年間有一位官人姓吳名度汴京人氏進士出身除授長沙府通判夫人林氏生得一位衙內单諱箇彥字年方一十六歲一表人材風流蘊藉自幼讀書廣通經史吟詩作賦件件皆能更有一件異處你道是甚異處這等一箇清標人物却喫得東西每日要吃三升米飯二觔多肉十餘觔酒其外飲饌不算這還是吳府尹恐他傷食酌中定下的規矩若論起吳衙內只算做半饑

半飽未能甚心像意是年三月間吳通判任滿陞遷揚州府尹彼處吏書差役帶領馬船直至長沙迎接吳度即日收拾行裝辭別僚友起程下了馬船一路順風順水非止一日將近江州昔日白樂天贈商婦琵琶行云江州司馬青衫濕便是這箇地方吳府尹船上正揚着滿帆中流飛度倏忽之間狂風陡作怒濤洶湧險些兒掀翻莫說吳府尹和夫人們慌張便是篙師舵工無不失色急忙收帆攏岸只有四五里江面也掙了兩箇時辰因鎮江中往來船隻那一隻上不手忙腳亂求神許願掙得到岸便謝天不盡了

這里吳府尹馬船至了岸旁拋猫繫纜那邊已先有一隻官船停泊兩下相隔約有十數丈遠這官船艙門上簾兒半捲下邊站着一箇中年婦人一箇美貌女子背後又侍立三四箇丫鬟吳衙內在船中簾內早已瞧見那女子果然生得嬌艷怎見得有詩爲証

秋水爲神玉爲骨　芙蓉如面柳如眉
分明月殿瑤池女　不信人間有異姿

吳衙內看了不覺魂飄神蕩恨不得就飛到他身邊摟在懷中只是隔着許多路看得不十分較切心生一計向吳府尹道爹爹何不教水手移去帮在這隻

船上到也安穩吳府尹依着衙內分付水手移船水手不敢怠慢趁猶解纜撑近那隻船旁吳衙內指望幫過了船邊細細飽看誰知纔傍過去便掩上艙門把吳衙內一團高興直冷淡到腳指尖上你道那船中是甚官員姓甚名誰那官人姓賀名章祖貫建康人氏也曾中過進士前任錢塘縣尉新任荊州司戶帶領家眷前去赴任亦為阻風暫駐江州三府是他同年順便進城拜望去了故此家眷開着艙門閒玩中年的便是夫人金氏美貌女子乃女兒秀娥元來賀司戶沒有兒子止得這秀娥小姐年纔十五眞有

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女工針指百伶百俐不教自能兼之幼時賀司戶曾延師教過讀書識字寫作俱高賀司戶夫婦因是獨養女兒鍾愛勝如珍寶要贅箇快婿難乎其配尚未許人當下母子正在艙門口觀看這些船隻慌亂却見吳府尹馬船幫上來夫人即教丫鬟下簾掩門進去吳府尹是仕路上人便令人問是何處官府不一時回報說是荆州司戶姓賀諱章今去上任吳府尹對夫人道此人昔年至京應試與我有交向爲錢塘縣尉不道也陞遷了既在此相遇禮合拜訪教從人取帖兒過去傳報從

人又禀道那船上說賀爺進城拜客未回正說間船
頭上又報道賀爺已來了吳府尹教取公服穿著在
船中望去賀司戶坐着一乘四人轎背後跟隨許多
人從元來賀司戶去拜三府不想那三府數日前丁憂
去了所以來得甚快撞到船邊下轎看見又有一座
座船心內也躊轉不知是何官來走入艙中方待問
手下人吳府尹帖兒早已遞進賀司戶看罷即教相
請恰好艙門相對走過來就是見禮已畢各敘間濶
寒溫喫過兩盃茶吳府尹起身作別不一時賀司戶
回拜吳府尹就留小酌夫人出艙內相見分坐林待賀

天緣作對乃於此矣

司戶因自己無子，就見吳彥儀豪超群，氣質溫雅，[illegible]有四五分歡喜。及至問些古今書史，却又應答如流。賀司戶愈加起敬，稱贊不絕，暗道：此子人材學識儘是可人，若得他為婿，與女兒恰好正是一對。但他居汴京，我住建康，兩地相懸，往來遙遠，難好成偶，深為可惜。此乃賀司戶心內之事，却是說不出的話。吳府尹問道：老先生有幾位公子？賀司戶道：實不相瞞，止有小女一人，尚無子嗣。吳衙內也暗想道：適來這美貌女子，必定是了。看來年紀與我相彷，若求得為婦，平生足矣。但他止有此女，料必不肯遠嫁，說也徒然。

又想道莫說求他爲壻今後要再見一面也不能勾了怎做得恁般癡想吳府尹聽得賀司戶尚沒有子乃道元來老先生還無令郎此亦不可少之事須廣置姬妾以圖生育便好賀司戶道多承指教學生將來亦有此意彼此議論不覺更深方止臨別時吳府尹道僕今晚風息明晨即行恐不及相辭了賀司戶道相別已久後會無期還求再談一日道罷回到自己船中夫人小姐都還未睡秉燭以待賀司戶酒已半酣向夫人說起吳府尹高情厚誼又誇揚吳衙內青年美貌學問廣博許多好處將來必是箇大器明日

要設席請他父子因有女兒在旁不好說出意欲要他爲壻這一段情來那曉得秀娥聽了便懷着愛慕之念至江口風浪轉覺狂大江面上一望去煙水迷濛浪頭推起約有二三丈高惟聞洶湧之聲往來要一隻船兒做樣却也沒有吳府尹只得住下賀司戶清早就送請帖邀他父子赴酌那吳衙內記掛着賀小姐一夜困不安穩早上賀司戶相邀正是空耳當招巴不能到他船中希圖再得一覷偏這吳府尹不會湊趣道是父子不好齊擾賀司戶至午後獨自過去替兒子寫帖辭謝吳衙內難好說得好不氣惱幸

喜賀司戶不聽再三差人相請吳彥不敢自專又請了父命方纔脫換服飾過船相見入坐飲酒早驚動後艙賀小姐悄悄走至遮堂後門縫中張望那吳衙內妝束整齊比平日愈加丰采飄逸怎見得有詩為證

何郎俊俏顏如粉　荀令風流坐有香
若與潘生同道市　不知擲果向誰傍

賀小姐看見吳衙內這表人物不覺動了私心想道這衙內果然風流俊雅我若嫁得這般箇丈夫便心滿意足了只是怎生在爹爹面前啓齒又非同家來

看來纔好。但我便在思想吳衙內如何曉得。欲待約他再會。怎奈爹媽俱在一處。兩邊船上耳目又廣。沒討箇空處。眼見得難哉。只索罷休。心內雖如此轉念。那雙眼却緊緊覷定吳衙內。大凡人起了愛念。總有十分醜處。俱認作美處。何況吳衙內本來風流自然。轉覺生姿。愈覺可愛。又想道。今番錯過此人。後來總配箇豪家宦室。恐未必有此才貌兼全。左思右想。把腸子都想斷了。也沒箇計策與他相會。心下煩惱。倒走去坐下。屁還未穩。恰像有人推起身的一般。兩隻腳又早到房門後。探望番了一回。又轉身去坐不上

喫一碗茶的工夫却又走來觀看猶如走馬燈一般頃刻幾箇盤旋恨不得三四步撑至吳衙內身邊把愛慕之情一一細罄說話的我且問你那後艙中非止賀小姐一人須有夫人丫鬟等輩難道這般着迷光景豈不要看出破綻看官有箇緣故只因夫人平素有件毛病剛到午間便要熟睡一覺這時正在睡鄉不得工夫那丫頭們巴不得夫人小姐不來呼喚背地自去打夥作樂誰箇管這樣閒帳爲此並無人知覺少頃夫人睡醒秀娥只得耐住雙脚悶坐呆想

正是

相思相見知何日　此時此際難爲情

且說吳衙內身雖坐於席間心卻掛在船後不住偷眼瞧看見屏門緊閉毫無影響暗嘆道賀小姐我特爲你而來不能再見一面何緣分淺薄如此怏怏不樂連酒也懶得去飲挨暮席散歸到自己船中沒情沒緒便向床上和衣而臥這里司戶送了吳府尹父子過船請夫人女兒到中艙夜飯秀娥一心憶着吳衙內坐在旁邊不言不語如醉如癡酒也不沾一滴筯也不動一動夫人看了這箇模樣忙問道兒爲甚一毫東西不喫只是呆坐連問幾聲秀娥方答道身

子有些不好，喫不下。司戶道：既然不自在，先去睡罷。夫人便起身，教丫鬟掌燈，送他睡下，方纔出去。停了一回，夫人又來看覷一番，催丫鬟喫了夜飯，進來打舖相伴。秀娥睡在帳中，翻來覆去，那里睡得着。忽聞簾外有吟咏之聲，側耳聽時，乃是吳衙內的聲音，其詩云：

天涯猶有夢　對面豈無緣
莫道歡娛暫　還期盟誓堅

秀娥聽罷，不勝歡喜，道：我想了一日，無計見他一面，卻今在外吟詩，豈非天付良緣？料此更深人靜，無人

知覺正好與他相會又恐丫鬟們未睡連呼數聲俱不答應量已熟睡即披衣起身將殘燈挑得亮亮的輕輕把艙門推開吳衙內恰如在門首守候的一般門啓處便鑽入來兩手摟抱秀娥又驚又喜日間許多想念之情也不暇訴說連艙門也不曾閉上相偎相抱解衣就寢成其雲雨正在酣美深處只見丫鬟起來解手喊道不好了艙門已開想必有賊驚動合船的人都到艙門口觀看司戶與夫人推門進來教丫鬟點火尋覓吳衙內慌做一堆叫道小姐怎麼處秀娥道不要着忙你只躲在床上料然不尋到此待

我打發他們出去送你過船剛抽身下床不想丫鬟照見了吳衙內的鞋兒乃道賊的鞋也在此想躲在床上司戶夫妻便來搜看秀娥推住連叫沒有那里肯聽向床上搜出吳衙內秀娥只叫得苦也司戶道叵耐這廝怎來點污我家夫人便說予起移打司戶道也不要打竟撇入江裏去罷教兩個水手扛頭扛腳擡將出去吳衙內只叫饒命秀娥扯住叫道爹媽都是孩兒之罪不干他事司戶也不荅應將秀娥推上一交把吳衙內撲通撇在水裏秀娥此時也不顧羞恥跌腳搥胸哭道吳衙內是我害着你了又想道

鴛既因我而死我又何顏獨生遂搶出艙門向着江心便跳

可憐嫩玉嬌香女　化作隨波逐浪寃

秀娥剛跳下水猛然驚覺却是夢魘身子仍在床上旁邊丫鬟還在那里呌喊小姐甦醒秀娥睜眼看時天已明了丫鬟俱已起身外邊風浪依然狂大丫鬟道小姐夢見甚的恁般啼哭呌喚不醒秀娥把言語支吾過了想道莫不我與吳衙内没有姻緣之分顯這等凶惡夢兆又想道若得眞如夢裏這回恩愛就死亦所甘心此時又被夢中那段光景在腹内打攪

越發想得癡了覺道睡來沒些聊賴推枕而起了髮們都不在眼前卽將門掩上看看艙門說道昨夜吳衙內明明從此進來摟抱至床不信到是做夢又想道難道我夢中便這般僥倖醒時却眞箇無緣不成一頭思想一面隨手將艙門推開用目一覷只見吳府尹船上艙門大開吳衙內向着這邊船上呆呆而坐元來二人卧處都在後艙恰好間壁止隔得五六尺遠若去了兩重窓槅便是一家那吳衙內也因夜來覓顛夢到淸早就起身開着窓兒覷望賀司戶船中這邊是癩蝦蟆想天鵝肉喫的妄想那知姻緣簿

分數合當然湊巧賀小姐開窗潑下正打箇照面四目相視且驚且喜恰如識熟過的彼此微微而笑秀娥欲待通句話兒期他相會又恐被人聽見遂取過一幅桃花箋紙磨得墨濃蘸得筆飽題詩一首摺成方勝袖中摸出一方繡帕包裹拋做一團擲過船去吳衙內雙手承受淺深唱箇肥喏秀娥還了箇禮然後解開看時其詩云

花箋裁錦字　繡帕裹柔腸
不負襄王夢　行雲在此方

傍邊又有一行小字道今晚妾當挑燈相候以剪刀

蛩響爲號，李勿爽約。吳衙內看罷，喜出望外，暗道：不道小姐又有如此秀美才華，眞箇世間少有。一頭贊美，卽忙取過一幅金箋，題詩一首，腰間解下一條錦帶，也捲成一塊，擲將過來。秀娥接得看時，這詩與夢中聽見的一般，轉覺駭然，暗道：如何他纔題的詩，昨夜夢中倒先見了？看起來我二人合該爲配，故先做這般眞夢。詩後邊也有一行小字，道：承芳卿雅愛，敢不如命。看罷，納諸袖中。正在迷戀之際，恰值丫鬟送面水叩門，秀娥輕輕帶上槅子，開放丫鬟。隨後夫人也來詢視，見女兒已是起身，纔放下這片愁心。那日

乃是吳府尹答席午前賀司戶就去赴宴夫人也自晝寢秀娥取出那首詩來不時展玩私心自喜盼不到晚有恁般怪事每常時霎霎眼便過了一日偏生這日的日子恰像有條繩子繫住再不能勾下去心下好不焦躁漸漸捱至黃昏忽地想着這兩箇丫鬟礙眼不當穩便除非如此如此到夜飯時私自賞那貼身伏侍的丫鬟一大壺酒兩碗葷菜這兩箇丫頭猶如渴龍見水喫得一滴不留少頃賀司戶筵散回衙已是爛醉秀娥恐怕吳衙內也喫醉了不能赴約反增憂慮回到後艙捲上門兒教丫鬟將香兒爇好

了衾枕分付道我還要做些針指你們先睡則箇那兩箇丫鬟正是酒湧上來面紅耳熱腳軟頭旋也思量幹這道兒只是不好開口得了此言正中下懷連忙收拾被窩去睡頭兒剛剛著枕鼻孔中就搧風箱般打鼾了秀娥坐了更餘仔細聽那兩船人聲靜悄寂寂無聞料得無事遂把剪刀向桿兒上原玫的一剪那邊吳衙內早已會意元來吳衙內記掛此事在席上酒也不敢多飲賀司戶去後回至艙中側耳專聽約莫坐了一箇更次不見些影響心內正在疑惑忽聽得了剪刀之聲喜不自勝連忙起身輕手啟

關了窗兒跨將出去依原靠上舉身跳過這邊船來向窗門上輕輕彈了三彈秀娥便來開窗吳衙內鑽入艙中秀娥原復帶上兩下又見了箇禮兒吳衙內在燈下把賀小姐仔細一覷更覺千嬌百媚這時彼此情如火熱那有閒工夫說甚言語吳衙內捧過賀小姐鬆開鈕釦解卸衣裳雙雙就枕酥胸緊貼玉體輕偎這場雲雨十分美滿但見

船門輕叩小窗開　瞥見猶疑夢裏來

萬種歡娛愁不足　梅香熟睡莫驚猜

一回兒雲收雨散各道想慕之情秀娥又將夢中聽

見詩句恰與所贈相同的話說出吳衙內驚訝道在
恁般有事我昨夜所夢與你分毫不差因道是奇異
閒坐呆想不道天使小姐也開窗覷覷遂成好事看
起來多分是宿世姻緣故令冤夢先通明日即懇參
寔求親以圖偕老百年秀娥道此言正合我意二人
說到情濃之際陽臺重赴恩愛轉篤竟自一覺睡去
不想那晚夜半風浪平靜五鼓時分各船盡皆開放賀
司戶與吳府尹兩邊船上也各收拾篷檣解纜開船眾
水手齊聲打號子起遂早把吳衙內賀小姐驚醒又
聽得水手說道這般好順風怕趕不到蘄州麼得吳

者先一笑而去各自歸都太平無非二人更資於賊行止俱移服急身常大所行乎區其事也

衙內聽聽只管叫苦歎道如今怎生是好賀小姐道低聲價被丫鬟聽見反是老大利害事已如此急也無用你且安下再作區處吳衙內道莫要應了昨晚的夢便好這句話却熟醒了賀小姐想夢中被丫鬟看見鞋兒以致事露遂伸手摸起吳衙內那雙絲鞋藏過賀小姐躊躇了千百萬遍想出一箇計來乃道我有箇法兒在此吳衙內道是甚法兒賀小姐道日裏你便向床底下躲避我也只推有病不往外邊陪母親喫飯竟討進艙來待到了荊州多將些銀兩與你趁起岸時人從紛紜從鬧中脫身覓箇便船回到

揚州既後寫書來求親爹媽若是允了不消說起倘
我不肯只得以實告之爹媽平日將我極是愛惜到
此也位料也只得允從那時可不依舊夫妻會合央
衙內道若得如此可知好哩到了天明等丫鬟起身
出房去後二人也就下床吳衙內急忙鑽入床底下
做一堆兒伏着兩旁俱有箱籠遮隱床前自有帳幔
低垂賀小姐又緊緊坐在床邊寸步不離盥漱過了
頭也不梳假意靠在棹上夫人走入看見便道阿呀
爲何不梳頭卻靠在此秀娥道身子覺道不快怕得
梳頭夫人道想是起得早些傷着風了還不到床上

去睡罷秀娥道因是睡不着纔坐在這里夫人道既然要坐還該再添件衣服你得凍了越加不好教丫鬟尋過一領披風與他穿起又坐了一回丫鬟請喫粥待夫人道兒你身子不安莫要喫飯不如教丫鬟香香的煮些粥兒調養倒好秀娥道我心裏不喜歡喫粥還是飯好只不耐煩走動拿進來喫罷夫人道既恁般我也在此陪你秀娥道這班丫頭背着你眼就要胡做了母親還到外邊去喫夫人道也說得是遂轉身出去教丫鬟將飯送進擺在棹上秀娥道你們自去待我喫時方來打發丫鬟去後把門頂上

向床底下招出吳衙內來喫飯。那吳衙內跑起身，把
腰伸了一伸，舉目看桌上時，乃是兩碗葷菜，一碗素
菜，飯止有一喫一添。元來賀小姐平日飯量不濟，額
定兩碗，故此只有這些。你想吳衙內食三升米的腸
子，這兩碗飯塡在那處？微微笑了一笑，舉起筯，兩三
超就便了帳，卻又不好說得，忍著餓，原向床下躲過。
秀娥開門，喚過丫鬟，又敎添兩碗飯來，喫了。那丫鬟
互相私議道：小姐自來只用得兩碗，今日說道有病，
如何反多喫了一半？可不是怪事！不想夫人聽見，走
來說道：兒，你身子不快，怎地反喫許多飯食？秀娥道

不妨事。我還未飽哩。這一日三餐。俱是如此。司戶夫婦只道女兒年紀長大。增了飯食。正不知腹中另有箇替喫飯的。還餓得有氣無力哩。正是

安排布地瞞天謊　成就偷香竊玉情

當晚夜飯過了。賀小姐即教吳衙內先上床睡臥。自己隨後解衣入寢。夫人又來看時。見女兒已睡。閉了聲自去了。鬟也掩門歇息。吳衙內飢餓難熬。對賀小姐說道。事雖好了。只有一件苦處。秀娥道。是那件。吳衙內道。不瞞小姐說。我的食量頗寬。今日這三餐。還不勾我一頓。若這般忍餓過日。怎能捱到荊州。秀娥

道既恁地何不早說明日多討些就是吳衙內道十分討得多又怕惹人疑惑秀娥道不打緊自有道理但不知要多少纔勾吳衙內道那里像得我意每頓十來碗也胡亂度得過了到次早吳衙內依舊躲過賀小姐詐病在床呻吟不絕司戶夫人擔着愁心要請醫人調治又在大江中沒處去請秀娥却也不要只叫肚裏餓得慌夫人流水催進飯來又只嫌少共爭了十數多碗倒把夫人嚇了一跳勸他少喫時故意使起性兒進叫快拿去不要喫了索性餓死罷夫人是箇愛女見他使性反賠笑臉道兒我是好話却

衙內好性儘可擇

何便氣你若喫得儘意喫罷了只不要勉強親自拿起碗筯遞到他手裏秀娥道母親在此看着我便吃不下去須通出去了等我慢慢的或者喫不完也未可知夫人依他言語教丫鬟一齊出外秀娥披衣下床將門掩上與衙內便鎖出來因是昨夜餓壞了見着這飯也不謙讓也不擡頭一連十數碗喫箇流星趕月約莫存得碗餘方纔住手把賀小姐到着呆了低低問道可還少麼與衙內道將就些罷再喫便沒意思了瀉盃茶漱漱口兒向床下鑽的又鑽入去了賀小姐將餘下的飯喫罷擄開門兒原到床上睡臥

那丫鬟專等他開門就奔進去看見飯兒菜兒都喫得精光收着家伙一路笑道元來小姐患的都是喫飯病報知夫人夫人聞言只把頭搖說道虧他怎地喫上這些那病兒也患得蹊蹺急請司戶來說知教他請醫問卜連司戶也不肯信分付午間莫要依他恐食傷了五臟便難醫治那知未到午時秀娥便叫肚飢夫人再三把好言語勸諭時秀娥就啼哭起來夫人沒奈只得又依着他晚間亦是如此司戶夫妻只道女兒得了惟病十分慌張這晚已到蘄州停泊分付水手明日不要開船清早差人入城訪問名醫

一面求神占卦不一時請下箇太醫來那太醫衣冠濟楚氣宇軒昂賀司戶迎至艙中敘禮看坐那太醫曉得是位官員禮貌甚恭獻過兩巡茶問了些病緣然後到後艙診脉診過脉復至中艙坐下賀司戶道請問太醫小女還是何症太醫先咳了一聲嗽方答道令愛是癖癥食積賀司戶道先生差矣癖癥食積乃嬰兒之疾小女今年十五歲了如何還犯此症太醫笑道老先生但知其一不知其二令愛名雖十五歲卽今尚在春間只有十四歲之實儻在寒月所生纔十三歲有餘老先生你且想十三歲的女子雖道

不算男孩大抵此症起於飲食失調兼之水土不伏食積于小腹之中凝滯不消遂至生熱升至胸中便覺飢餓及與下飲食反資其火所以日盛一日若再過月餘不醫就難治了賀司戶見說得有些道理問道先生所見極是有理了但今如何治之太醫道如今學生先消其積滯去其風熱住了熱飲食自然漸漸減少平復如舊矣賀司戶道若得如此神效自當重酬道罷太醫起身作別賀司戶封了藥資差人取得藥來流水煎起送與秀娥那秀娥一心只要早至荆州那箇要喫什麼湯藥初時見父母請醫再三阻

當不住又難好道出真情只得繇他慌亂曉得了醫
者這班言語暗自好笑將來的藥也打發丫鬟將去
竟潑入淨桶求神占卦有的說是星辰不利又觸犯
了鶴神須請僧道禳解自然無事有的說在野曠處
遇了孤魂餓鬼若設醮追薦便可痊愈賀司戶夫妻
一一依從見服了幾劑藥沒些効驗喫飯如舊又請
一箇醫者那醫者更是擴而充之乘着轎子三四箇
僕從跟隨相見之後高談闊論也先探了病源方纔
胗脉問道老先生可有那箇看過麼賀司戶道前日
曾請一位看來醫者道他看的是何症賀司戶道說

是疳病食積。醫者呵呵笑道：此乃癆瘵之症，怎說是疳病食積？賀司戶道：小女年紀尚幼，如何有此症候？醫者道：令愛非七情六慾癆怯之比，他本秉氣虛弱，所謂孩兒癆便是。賀司戶道：飲食無度，這是爲何？醫者道：寒熱交攻，虛火上延，因此容易飢餓。夫人在屏後打聽，教太傳說：小姐身子並不發熱。醫者道：這乃內熱外寒，骨蒸之症，故不覺得。又討前日醫者藥劑看了，說道：這般克罰藥劑，削弱元氣，再服幾劑，便難救了。待學生先以煎劑治其虛熱，調和臟腑，節其飲食，那時方以滋陰降火、養血補元的丸藥，慢慢調理，自

作者可謂涉醫於此世間此等誤殺不少

當晚賀司戶稱謝道全仗神力遂辭別而去少頃家人又請一箇太醫到來那太醫却是箇老者鬚髮皓然步履蹣跚剛坐下便誇張善識疑難怪異之病某官府虧老夫救的某夫人又虧老夫用甚藥奏効那門面話兒就說了一大派又細細問了病者起居飲食纔去胗脉賀司戶被他大話一哄認做有意思的聽道常言老醫少卜或者遇着人有些効驗也未可知醫者胗過了脉向賀司戶道這是老先生有緣得遇老夫令愛這箇病症非老夫不能識賀司戶道請問果是何疾醫者道此乃有名色的謂之脳病賀

司戶道喫不下飲食方是膈病目今比平常多食幾倍如何是這症候醫者道膈病原有幾般假令愛這膈病俗名喚做老鼠膈背後儘多儘喫及至見了人一些也難下咽喉後來食多發漲便成蠱脹二病相兼便難醫治如今幸爾初起還不妨得包在老夫身上可以除根言罷把身賀司戶送出船頭方別那時一家都認做老鼠膈見神見鬼的請醫問卜那曉得賀小姐把來的藥都送在淨桶肚裏背地冷笑賀司戶在蘄州停了幾日算來不是長法與夫人商議與醫者求了個藥方多買些藥材一路喫去且到荆州

另請醫人，那老兒因要他寫方，着實詐了好些銀兩，可不是他的造化。有詩爲証：

　　醫人未必盡知醫，　却是將機便就機。
　　無病妄猜云有病，　却教司戶折便宜。

常言說得好，少女少郎，情色相當。賀小姐初時還是箇處子，雲雨之際，尚是逡巡畏縮，況兼吳衙內心慌膽怯，不敢恣肆，彼此未見十分美滿。兩三日後，漸入佳境，恣意取樂，忘其所以。一晚夜半，丫鬟睡醒，聽得床上唧唧噥噥，床棱戛戛的響，隔了一回，又聽得氣喘吁吁，心中恠異，次早報與夫人。夫人也因見女兒

面色紅活不像舊病容正有些疑惑聽了這話合着他的意思不去通知司戶竟走來觀看又沒些破綻及細看秀娥面貌愈覺丰采倍常却又不好開口問得倒沒了主意坐了一回原走出去朝飯已後終是放心不下又進去探覷把遠話挑問秀娥見夫人話兒問得蹊蹺便不答應耳邊忽聞得打鼾之聲元來吳衙內夜間多做了些正經不曾睡得此時喫飽了飯在床底下酣睡秀娥一時遮掩不來被夫人聽見將丫鬟使遣開去把門頂上向床下一望只見靠牆一箇攏頭孩子曲着身體睡得好不自在夫人暗暗

只苦不迭對秀娥道你做下這等勾當却詐推有病嚇得我夫妻心花兒急碎了如今羞人答答怎地做人這天殺的還是那裏來的秀娥羞得滿面通紅說道是孩兒不是一時做差事了望母親遮蓋則箇這人不是別箇便是吳府尹的衙內夫人大驚道吳衙內與你從未見面况那日你爹在他船上喫酒還在席間陪侍夜深方散四鼓便開船了如何得能到此秀娥從實將司戶稱贊留心次日屏後張望夜來做夢早上開窓訂約并驗熱船鬧前後事細細說出又道不肖一時情癡喪名失節玷辱父母罪實難逭

但兩地相隔數千里一旦因阻風而會此乃宿世姻緣天遣成配非係人力兒與吳衙內誓同生死各不更改望母親好言勸爹曲允尚可挽回前失倘爹有歹念兒即自盡決不偷生苟活令蒙耻辱知母親一任主張道罷淚如雨下這里母子便說話下邊吳衙內打鼾聲越發雷一般響了此時夫人又氣又惱欲待把他難爲一來嬌養慣了那里捨得二來恐婢僕聞知反做話靶吞聲忍氣拽開門走往外邊去了秀娥等母親轉身後急下床頂上門兒在床下叫醒吳衙內埋怨道你打鼾也該輕些兒驚動母親事都泄

漏了，吳衙內聽說事露，嚇得渾身冷汗直淋，上下牙齒頃刻就跎蹬蹬的相打，半句話也掙不出。秀娥道：莫要慌，適來與母親如此如此說了，若爹爹依允，不必講起，不肯時，拚得學夢中結局，決不教你獨受其累。說到此處，不覺淚珠亂滾。且說夫人急請司戶進來，屏退丫鬟，未曾開言，眼中早已簌簌淚下。司戶還道愁女兒病體，反寬慰道：那醫者說只在數日便可奏效，不消煩惱。夫人道：聽那老光棍花嘴，什麼老鼠腦論起恁樣太醫，莫說數日內奏效，就一千年還看不出病體。司戶道：你且說怎的。夫人將前事細述，把

司戶氣得個發昏章第十一連聲道罷了罷了這等不肖之女做恁般醜事敗壞門風要他何用趁今晚都結果了性命也脫了這箇醜名這兩句話驚得夫人面如土色勸道你我已在中年止有這點骨血一發斷送更有何人論來吳衙內好人家子息才貌兼全招他為婿原是門當戶對獨恨他不來求親私下做這般勾當事已如此也說不得了將錯就錯悄地差人送他回去寫書與吳府尹令人來下聘然後成親兩全其美今若聲張反粧幌子司戶沉吟半晌無可奈何只得依著夫人出來問水手道這里是甚地

方水手答道前邊已是武昌府了司戶分付就武昌暫停要差人回去一面修起書札喚過一箇心腹家人分付停當不一時到了武昌那家人便上涯寫下船隻旁在船邊賀司戶與夫人同至後艙秀蛾見了父親自覺無顏把被蒙在面上司戶也不與他說話只道做得好事向床底下呼喚吳衙內那吳衙內看見了司戶夫婦不知是甚意兒戰兢兢爬出來伏在地上口稱死罪司戶低責道我只道你少年博學可以成器不想如此無行辱我家門本該撇下江裏纔消這點惡氣今姑看你父親面皮饒你性命差人送

歸若得成名便把不肖女與你爲妻如沒有這般志氣休得指望與衙內連連叩頭領命司戶原教他躲過捱至夜深人靜悄地教家人引他過船違了幾不容一箇見面彼時兩下分別都還道有甚歹念十分悽慘又不敢出聲啼哭秀娥又扯夫人到背後說道此行不知爹爹有甚念頭須教家人囘時討與衙內書信覆我方纔放心夫人眞箇依著他又叮囑了家人次日清早開船自去賀司戶船隻也自望荆州進發賀小姐誠恐與衙內途中有變心下憂慮郎將眞情倒想出病來正是

乍別冷如氷　動念熱如火
三百六十病　唯有相思苦

話分兩頭。且說吳府尹自那早離了江州，行了幾十里路，已是朝饌時分，不見衙內起身，還道夜來中酒。看看至午，不見聲息，以爲奇怪，夫人自去呼喚，並不答應。那時着了忙，吳府尹教家人打開觀看，只有一個空艙，嚇得司戶夫妻魂魄飛散，呼天搶地的號哭，只是解說不出。合船的人都道這也作怪，想來只有隻船，那里去了，除非落在水里。吳府尹聽了，眾人遂泊住船，尋人打撈，自江州起至泊船之所，百里內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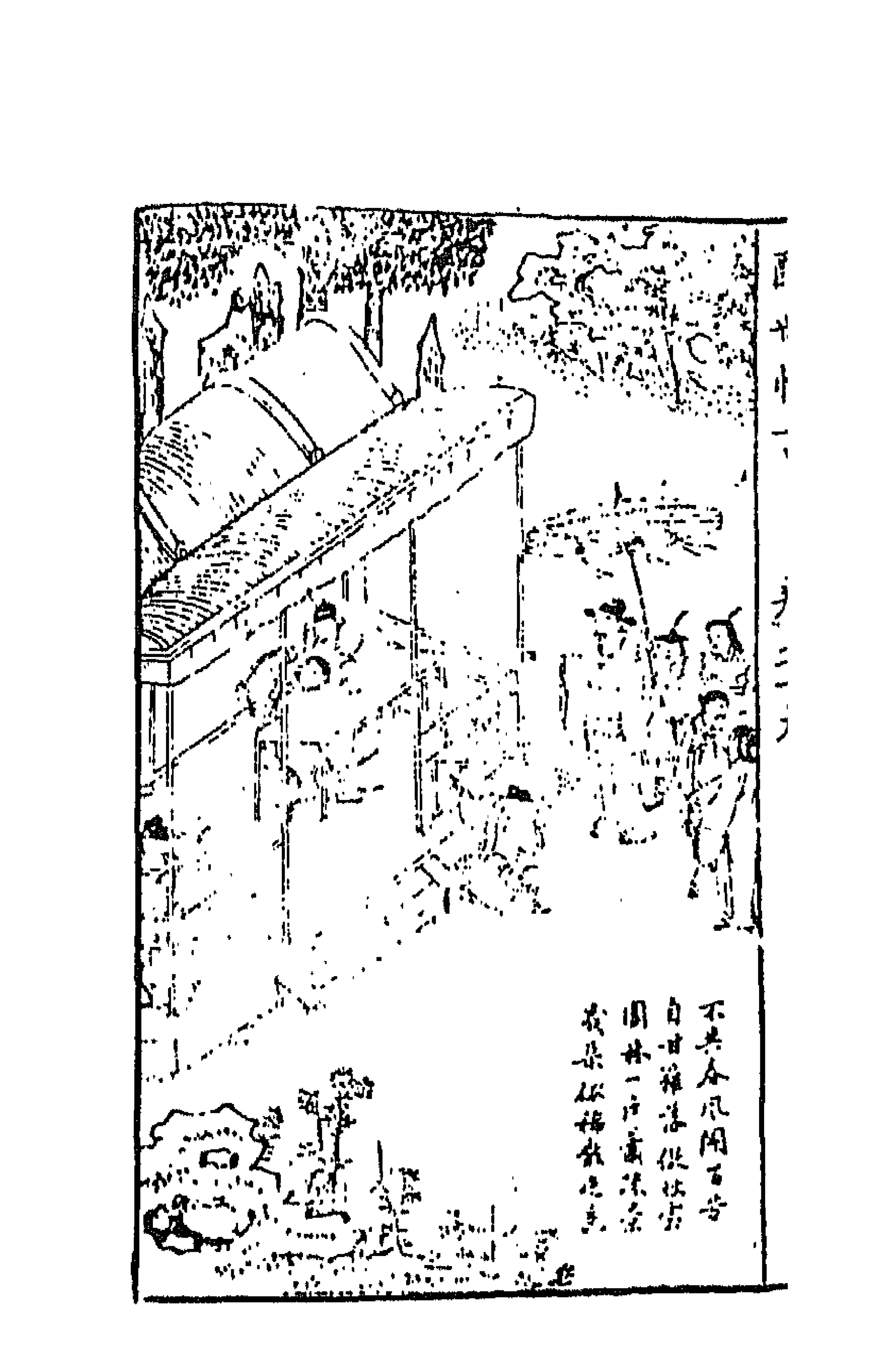
把江也撈遍了、那里覓得尸首、一面招魂設祭把夫人哭得死而復甦、吳府尹因沒了兒子、連官也不要做了、手下人再三苦勸、方纔前去上任、不則一日、賀司戶家人送吳衙內到來、父子一見、驚喜相半、看了書札方知就裏、將衙內責了一場、款留賀司戶家人住了數日、準備聘禮、寫起回書、差人同去求親、吳衙內也寫封私書寄與賀小姐、兩下家人領着禮物、別了吳府尹、直至荆州來見賀司戶、收了聘禮、又作回書打發吳府尹家人回去、那賀小姐正在病中見了吳衙內書信、然後漸漸痊愈、那吳衙內在衙中、日夜

攻書候至開科至京應試一舉成名中了進士湊巧除授荊州府湘潭縣縣尹吳府尹見兒子成名做官了致仕同至荊州上任擇吉迎娶賀小姐過門成親同僚們前來稱賀兩箇花燭下新人錦衾內一雙舊友秀娥過門之後孝敬公姑夫妻和順頗有賢名後來賀司戶因念着女兒也入籍汴京靠老終身吳彥官至龍圖閣學士生得二子亦登科甲這回書喚做吳衙內

詩云

佳人才子貌相當　八句新詩暗自將
百歲姻緣床下就　麗情千古播詞場




不共春風鬪百芳
自甘籬落傲秋霜
園林一片蕭疏景
幾朵依稀散晚香

第二十九卷

盧太學詩酒傲公侯

衛河東岸浮丘高　竹舍雲居隱鳳毛

遂有文章驚董賈　豈無名譽駕劉曹

秋天散步青山郭　春日催詩白兎毫

醉倚湛盧時一嘯　長風萬里破洪濤

這首詩，乃本朝嘉靖年間一个才子所作，那才子是誰，姓盧名柟字少楩一字子赤，大名府濬縣人也，生得丰姿瀟洒，氣宇軒昂，飄飄有出塵之表，八歲即能屬文，十歲便閑詩律，下筆數千言，倚馬可待，人都道

他是李青蓮再世，曹子建後身，一生好酒任俠，放達不羈，有輕世傲物之志，真个名聞天下，才冠當今，與他往來的，俱是名公巨卿，又且世代簪纓，家貲巨富，日常供奉，擬于王侯，所居在城外浮丘山下，第宅壯麗，高聳雲漢，後房粉黛，一个个聲色兼妙，又選小奚秀美者數人，教成吹彈歌曲，日以自娛，至于童僕廝養，不計其數，宅後又搆一園，大可兩三頃，鑿池引水，疊石為山，制度極其精巧，名曰煖園。大凡花性喜煖，所以名花俱出南方，那北地天氣嚴寒，花到其地，人半凍死，因此至者甚少，設或到得一花一草，必為巨

瑫大暾所有、他人亦不易得、這濬縣又是个拘懸片

京都更難、故宦家園亭雖有俱不足觀、偏盧柟立心

要勝似他人不惜重價、差人四處搆取名花異卉、怪

石奇峰、落成這園、遂爲一邑之勝、眞个景致非常、但

見

樓臺高峻、庭院清幽、山疊岷峨、怪石、花栽閬苑

奇葩、水閣遥通竹塢、風軒斜透松寮、迴塘曲檻

層層碧浪漾琉璃、疊嶂層巒、點點蒼苔鋪翡翠

牡丹亭畔孔雀雙栖、芍藥欄邊仙禽對舞、縈紆

松徑綠陰深處小橋橫、屈曲花岐紅豔叢中喬

本聳烟迷翠黛意淡如無雨洗青螺色濃似染

木蘭舟蕩漾芙蓉水際鞦韆架搖拽垂楊影裡

朱欄畫檻相掩映湘簾綉幙兩交輝

盧楠日夕吟花課鳥笑傲其間雖南面王樂亦不是過凡朋友去相訪必留連盡醉方止倘遇着个聲氣相投知音的知己便兼旬累月款留在家不肯輕放出門若人有急難來投奔的一一都有賫發決不令其空過因此四方慕名來者絡繹不絕眞个是

座上客常滿　樽中酒不空

盧楠只因才高學廣以爲掇青紫如拾針芥那知文

福不辭任你錦繡般文章偏生不中試官之意一連走上幾利不能勾飛黃騰達他道世無識者遂絕意功名不屑進取惟與騷人劍客羽士高僧談禪理論劍術呼盧浮白放浪山水自稱浮丘山人曾有五言古詩云

逸翮奮霄漢　高步躡天闕

褰衣在椒塗　長風吹海瀾

瓊樹繁遊塵　瑤華代朝餐

悉倩蔽霞景　靜嘯背鳴鸞

浮世信溷濁　焉能濡羽翰

話分兩頭却說濬縣知縣姓汪名岑少年連第貪婪無比性復猜刻又酷好盃中之物若擎着酒杯便直飲到天明自到濬縣不曾遇着對手平昔也曉得盧柟是個才子當今推重交遊甚廣又聞得邑中同學惟他家爲最酒量又推尊第一因這三件有心要結識他做个相知差人去請來相會你道有這樣好笑的事麼別个秀才要去結交知縣還要捱風緝縫央人引進拜在門下稱爲老師四時八節饋送禮物希圖以小博大若知縣自來相請就如朝廷徵聘一般何等榮耀還把名帖粘在壁上誇炫親友這雖是不

肖者所為有氣節的未必如此但知縣相請也沒有不肯去的偏有盧柟比他人不同知縣一連請了五六次只當做耳邊風全然不睬只推自來不入公門你道因甚如此那盧柟才高天下眼底無人天生就一副俠腸傲骨視功名如敝屣等富貴猶浮雲就是王侯卿相不曾來拜訪要請去相見他也斷然不肯先施怎肯輕易去見个縣官真个是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絕品的高人這盧柟已是个淸奇古怪的主兒撞着知縣又是个耐煩瑣碎的冤家請人請到四五次不來也只索罷了偏生只管去纏帳凡盧柟

決不肯來。卻到情願自去就教。又恐虛耕他出。先差人將帖子訂期。差人領了言語。一直徑到盧家。把帖子遞與門公說道。本縣老爺有緊要話差我來傳達你相公。相煩引進。門公不敢怠慢。即引到園上來見家主。差人隨進園門。舉目看時。只見水光遶綠。山色送青。竹木扶疎。交相掩映。林中禽鳥。聲如鼓吹。那差人從不曾見這般景致。今日到此。恍如登了洞天仙府。好生歡喜。想道。怪道老爺要來遊玩。元來有恁地好景。我也是有些緣分。方得至此觀玩。這番也不枉為人一世。遂四下行走。恣意飽看。灣灣曲曲。穿過幾

條花徑、走過數處亭臺、來到一个所在、周圍盡是梅花、一望如雪、霏霏馥馥、清香沁人肌骨、中間顯出一座八角亭子、朱甍碧瓦、畫棟雕梁、亭中懸一个扁額、大書玉照亭三字、下邊坐着三四个賓客、賞花飲酒、傍邊五六个㯉致青衣、調絲品竹、按板而歌、有高太史梅花詩為証、

瓊姿只合在瑤臺　誰向江南處處栽
雪滿山中高士卧　月明林下美人來
寒依疏影蕭蕭竹　春掩殘香漠漠苔
自去漁郎無好韻　東風愁寂幾迴開

門公同差人站在門外候稟完了先將帖子稟知總
後差人向前說道老爺令小人多多拜上相公說既
相公不屑到縣老爺當來拜訪但恐相公他出又不
相值先差小人來期个日子好來請教二來蜀府上
園亭甚好順便就要遊玩大凡事當湊就不起那虛
梆見知縣頻請不去恬不為怪却又情願來就教未
免轉過念頭想他雖然貪鄙終是个父母官兒肯屈
已敬賢亦是可取若又峻拒不許外人只道我心胸
褊狹不能容物了又想道他是个俗吏這文章定然
不曉得的那詩律旨趣深與料必也沒相干若論與

藉他又是个後生小子微幸在睡夢中偷得這進士到手已是心滿意足論來還未曾識荊至于理學禪宗一發夢想所不到了除此之外與他談論有甚意味還是莫招攬罷却又念其來意惓惓如拒絕了似覺不情正沉吟間小童斟上酒來他觸境情生就想到酒上道倘會飲酒亦可免俗問來人道你本官可會飲酒麼答道酒是老爺的性命怎麼不會飲盧柟又問能飲得多少答道但見拿着酒盃整夜喫去不到酩酊不止也不知有幾多酒量盧柟心中喜道原來這俗物却會飲酒單取這節罷盧教童子取个帖

見付與來人道你本官旣要來遊玩趂此梅花盛時
就是明日罷我這裡整備酒盒相侯差人得了言語
原同門公一齊出來回到縣裡將帖子回覆了知縣
知縣大喜正要明日到盧柟家去看梅花不想院上
人來報新按院到任連夜起身往府不能如意差人
將个帖兒辭了知縣到府接着按院伺行香過了回
到縣時往還數日這梅花已是

紛紛玉瓣堆香砌　片片瓊英遶畫闌

汪知縣因不曾赴梅花之約心下怏怏指望盧柟另
來相邀誰知盧柟出自勉强見他辭了即撇過一邊

那肯又來相請。看看已到仲春時候。汪知縣必想到盧柟。園上去遊春。差人先去致意。那差人來到盧家園中。只見園林織錦。堤草鋪茵。鶯啼燕語。蝶亂蜂忙。景色十分艷麗。須臾轉到桃蹊上。那花渾如萬片丹霞。千重紅錦。好不爛熳。有詩為証

桃花開遍上林紅　耀服繁華色艷濃
含笑動人心意切　幾多消息五更風

盧柟正與賓客在花下擊鼓催花。豪歌狂飲。差人挑帖子上前。說知盧柟。乘着酒興。對來人道。你快回去。與本官說。若有高興。即刻就來。不必另約。眾賓客道。

成不得。我們正在得趣之時，儻若來了，就有許多文縐縐，怎能盡興。還是改日罷。盧柟道：說得有理。便是明日遂取个帖子，打發來人回復知縣，亦道：天下有恁樣不巧的事，次日汪知縣剛剛要去遊春，誰想夫人有五个月身孕，忽然小產，起來暈倒在地，血污浸着身子，嚇得知縣已是六神無主，還有甚心腸去喫酒，只得又差人辭了盧柟。這夫人病體直至三月下旬方纔稍可。那時盧柟園中牡丹盛開，冠絕一縣，真个好花，有牡丹詩為証：

洛陽千古鬬春芳，富貴爭誇濃艷粧。

三文 既有腐世故又要手滿福清兆生問冊什麼外的

一日清平偶閒暇　至今人尚說花王

汪知縣爲夫人這病亂了半个多月情緒不佳終日只把酒來消悶連政事也懶得去理次後聞得盧家牡丹茂盛想要去賞玩因兩次失約不好又來相期差人送三兩書儀就致看花之意盧柟日子便期了却不肯受這書儀璧返數次推辭不脫只得受了那日天氣晴爽汪知縣打帳早衙完了就去不道剛出私衙左右來報吏科給事中某爺告養親歸家在此經過正是要道之人敢不去奉承麼急忙出郭迎接餽送下程設宴款待只道一兩日就行還可以看得

牡丹。那知某給事又是好勝的人。教知縣陪了遊覽本縣勝景之處。盤桓七八日方行。等到去後。又差人約盧柟時。那牡丹已萎謝無遺。盧柟也向他處遊玩山水。離家兩日矣。不覺春盡夏臨。彈指間又早六月中旬。汪知縣打听盧柟已是歸家。在園中避暑。又令人去傳達。要賞蓮花。那差人徑至盧家。把帖兒教門公傳進。須臾間門公出來說道。相公有命。你當面去分付。差人隨着門公直到一个荷花池畔。看那池團團約有十畝多大。堤上綠槐碧柳。濃陰蔽日。池內紅蓮翠蓋。豔色映人。有詩為証。

淩波仙子鬭新粧　七竅虛心吐異香

何似花神多薄倖　故將顏色惱人腸

元來那池也有个名色喚做瀲碧池池心中有座亭子名曰錦雲亭此亭四面皆水不設橋梁以採蓮舟爲渡乃盧柟納涼之處門公與差人下了採蓮舟蕩動畫槳頃刻到了亭邊繫舟登岸差人舉目看那亭子周圍朱欄畫檻翠幔紗窗荷香馥馥清風徐徐水中金魚戲藻梁間紫燕尋巢鷗鷺爭飛葉底鴛鴦對浴岸傍去那亭中看時只見藤牀湘簟石榻竹几瓶中供千葉碧蓮爐內焚百和名香盧柟科頭跣足斜

籐石榻面前放一帙古書手中執着酒盃傍邊水盤中別着金桃雪藕沉李浮瓜又有幾味菜酒一个小厮捧壺一个小厮打扇他便看幾行書飲一盃酒自取其樂差人未敢上前在側邊暗想道同是父母生長他如何有這般受用就是我本官中過進士還有許多勞碌怎及得他的自在盧楠擡頭看見便問道你就是縣裡差來的麽差人應道小人正是盧楠道你那本官到也好笑屡次訂期定日却又不來如今又說要看荷花恁様不爽利虧他怎地做了官我也没有許多閒工夫與他纏帳任憑他有興便來不耐

須又約日子差人道老爺多拜上相公說久仰相公
高才如渴思獎巴不得來請教連次皆爲不得已事
羈住故此失約還求相公期个日子小人好去回話
盧柟見來人說話伶俐卻也聽這了他乃道既如此
竟在後日差人得了言語討个回帖同門公依舊下
船撐到柳陰堤下上岸自去回復了知縣那汪知縣
至後日早衙發落了些公事約莫午牌時候起身去
拜盧柟誰想正值三伏之時連日酷熱非常汪知縣
已受了些暑氣這時卻又在正午那輪紅日猶如一
團烈火熱得他眼中火冒口內烟生剛到半路竟這

天旋地轉從轎上直撞下來險些兒閃死在地從人急忙救起擡回縣中送入私衙漸漸甦醒分付差人辭了盧柟一面請太醫調治足足裡病了一个多月方纔出堂理事不在話下且說盧柟一日在書房中查點往來禮物檢着汪知縣这封書儀想道我與他水米無交如何白白裡受他的東西須把來消繳了方纔乾淨到八月中差人來請汪知縣中秋夜賞月那知縣却也正有此意見來相請好生歡喜取回帖打發來人說多拜上相公至期准赴那知縣乃一縣之主難道剛剛只有盧柟請他賞月不成少不得初

十邊歲有爺娘同飲中相許況又是個好飲之徒可有不去的理麼定然一家家挨次都到至十四這日辭了外邊酒席于衙中整備家宴與夫人在庭中玩賞那晚月色分外皎潔比尋常更是不同有詩爲証

玉宇淡悠悠　金波徹夜流
最憐圓缺處　曾照古今愁
風露孤輪影　山河一氣秋
何人吹鐵笛　乘醉倚南樓

夫妻對酌直飲到酩酊方纔入寢那知縣一。來。是新起病的人元神未復二來連日沉酣精神趂着酒興

來急走了、酒字下這道見三來道兒露坐夜深着了、些風寒三合寒又病起來既見得虛桷賞月之約又虛過了調攝數日方能痊可那知縣在衙中無聊益道盧桷園中桂花必盛意欲借此排遣適值有个江南客來打抽豐送兩大罈惠山泉酒汪知縣就把一罈差人轉送與盧桷盧桷見說是美酒正中其懷無限歡喜乃道他的政事文章我也一槩勿論只這酒中想亦是知味的了即寫帖請汪知縣後日來賞桂花有詩為証

涼影一簾分夜月　　天宮萬斛動秋風

六次

淮南何用歎搖落　　自可淹留桂樹叢

自古道，一飲一啄，莫非前定。像汪知縣是个父母官，肯屈己去見个士人，豈不是件異事。誰知兩下机緣未到，臨期定然生出事故，不能相會。這番請賞桂花，汪知縣滿意要盡竟日之歡，罄夙昔仰想之誠。不料是日還在眺牀上，外面就傳板進來，報山西理刑趙爺行取入京，已至河下。恰正是汪知縣鄉試房師，怎敢怠慢。即忙起身梳洗，出衙上轎，往河下迎接，設宴款待。你想兩个得意師生，沒有就別之理，少不得盤桓數日，方纔轉身。這桂花已是

飄殘金粟隨風舞　零亂天香地滿鋪

却、訛、盧、枘、素、性、剛、直、豪、爽、是、个、傲、上、矜、下、之、人、見、汪、知、縣、屢、次、畢、詞、盡、敬、以、其、好、賢、遂、有、俯、交、之、念、時、值、九、月、末、旬、園、中、菊、花、開、遍、那菊花種數甚多、內中推有三種、為貴、那三種、

鶴翎　剪絨　西施

每一種、各有幾般顏色、花大而媚、所以貴重、有菊花詩為証、

不共春風鬪百芳　自甘籬落傲秋霜

園林一片蕭疏景　幾朶依稀散晚香

園丁因想汪知縣幾遍要看園景，却俱中止，今趁此菊花盛時，何不請來一玩，也不枉他一番敬慕之情。即寫帖兒，差人去請。次日，賫帖家人拿着帖子來到縣裡，正值知縣在堂理事，一逕走到堂上跪下，把帖子呈上，禀道：「家相公多拜上老爺，園中菊花盛開，特請老爺明日賞玩。」汪知縣正想要去看菊，因屢次失約，難好啓齒。今見特地來請，正是挖耳當招，深中其意。看了帖子，乃道：「拜上相公，明日早來領教。」那家人得了言語，即便歸家，回覆家主道：「汪大爺拜上相公，明日絕早就來。」那知縣說明日早來，不過是隨口的

詬那家人改做絕早就來這也是一時錯訛之言不想因這句錯話上得罪于知縣後來把天大家私弄得罄盡險些兒連性命都送了正是

舌爲利害本　口是禍福門

當下盧柟心下想道這知縣也好笑那見赴人筵席有个絕早就來之理又想道或者慕我家園亭要盡竟日之遊分付廚夫大爺明日絕早就來酒席須要早些完備那廚夫所見知縣早來恐怕臨時悮事門役就手忙脚亂收拾盧柟到次早分付門上人今日若有客來一槩相辭不必通報又將个名帖差人去

以上下席以賓主相見亦富人所不缺也

邀請知縣不到朔食時酒席都已完備擺設在廳上燕喜堂中上下兩席菜蔬別客相陪那酒席鋪設得花錦相似正是

富家一席酒　窮漢半年粮

且說知縣那日早衙投文已過也不退堂就要去赴酌因見天色太早恐酒席未完弔一起公事來問那公事却是新拿到一班強盜專在衛河裡打刼來往客商因都在娼家宿歇露出馬脚被捕人拿住解到本縣當下一訊都招內中一个教做石雪哥又扳出本縣一个開肉舖的王屠也是同夥即差人去拿到

知縣問道玉屑石雪哥招稱你是同夥賍物俱窩頓你家從實供招免受刑罰玉屑稟道爺爺小人是个守法良民就在老爺馬足下開个肉舖生理平昔開就街市上不十分行走那有這事莫說與他是个同夥就是他面貌從不曾識認老爺不信拘隣里來問平日所行所爲就明白了知縣又叫石雪哥道你莫要誣陷平人若審出是板害的登時就打死你這奴才石雪哥道小的並非扳害眞實是同夥玉屑叫道我認也認不得你如何是同夥石雪哥道玉屑我與你一向同做夥計怎麽詐不認得就是今日本心原

要出脫你的只爲受刑不過一時間說了出來你不要怪我王屠叫屈連天道這是那里說起知縣喝交一齊夾起來可憐王屠夾得死而復甦不肯招承這強盜咬定是箇同夥雖夾死終不改口是已牌時分夾起日已倒西兩下各執一詞無以定招此時知縣一心要去赴宴已不耐煩遂依着強盜口詞葫蘆提將王屠問成斬罪其家私盡作贓物入官畫供已畢一齊發下死囚牢裏卻起身上轎到盧楠家去喫酒不題你道這強盜爲甚死咬定王屠是箇同夥那石雪哥當初原是箇做小經紀的人因染了時疫症把

本錢用完連幾件破家伙也賣來吃在肚裏及至病好却没本錢去做生意只存得一隻鍋兒要把去賣幾十文錢來營運度日旁邊却又有些破的生出一箇計較將鍋煤抹着泥兒塗好做箇與標兒插上街去賣轉了半日都嫌是破的無人肯買落後走到王屠對門開米舖的田大郎門首叫住要買那田大郎是箇近覷眼却看不出損處一口氣還入十文錢石雪哥也就肯了田大郎將錢遞與石雪哥接過手剛在那里數明不想王屠在對門看見叫道大郎你且仔細看看真要買了破的這是哄他眼力不濟乃一

將戲謔之言誰知田大郎眞箇重新仔細一看看出那箇破損處來對王屠道早是你說不然幾乎被他哄了果然是破的連忙討了銅錢還鍋子石雪哥初時買成了心中正在歡喜次後討了錢去心中痛恨王屠恨不得與他性命相博只為自巳貨兒果然破損沒箇因頭難好開口忍着一肚子惡氣提著鍋子轉身臨行時還把王屠怒目而視巳不能等他問一聲就要與他厮鬧那王屠出自無心那簡去看他石雪哥見不來招攬只得自去不想心中氣悶不曾照管得脚下絆上一交把鍋子打做千百來塊將王

米也面八只物於文恨怨所哭可山小人山多是

屠就恨入骨髓思想沒了生計狠發尋條衣路詐那王屠卻又捨不得性命沒甚計較就學做夜行人到也曾溜手到擒來做了年餘幹這生意微細合人大隊裏在衛河中遊纔得來大碗酒大塊肉好不快活那時反又感激王屠起來他道是當日若沒有王屠說這句話賣我這隻鍋子有了本錢這時只做小生意過日那有恁般快活及至惡貫滿盈被拿到官情真罪當料無生理卻又想起昔年的事來那日若不是他說破賣這幾十文錢做生意度日不見致有今日所以發害王屠一口咬定死也不放教此他便認

待王屠王屠都不相認後來直到秋後與刑齊綁在法場上王屠問道今日換是死了你且說與我有甚冤讎害我致此說個明白死也甘心不爭哥方把前情說出王屠從頭究根要辨明這事你想此際有那箇來采你只好含冤而死正是

只因一句閒言語　斷送堂堂六尺軀

閒話休題且說盧柟早上候起巳至巳牌不見知縣來到又差人去打聽回報說在那里審問公事盧柟心上就有三四分不樂道既約了絕早就來如何這時候還問公事停了一回還不見到又差人去打聽

來報說這件公事還未問完哩盧柟不樂有六七分了想道是我請他的不是只得耐這次罷俗語道得好等人性急略遲一回又差人去打聽這人行無一箭之遠又差一人前來頃刻就差上五六箇人去打聽少停一發轉來回覆說正在堂上夾人想這事急切未得完哩盧柟聽見這話湊成十分不樂心中大怒道原來這俗物一無可取却只管來纏帳幾乎錯認了如今幸爾還好即令家人撤開下面這桌酒席走上前居中向外而坐叫道快把大盃灑熱酒來洗滌俗腸家人都稟道恐大爺一時來到盧柟睜起眼

見老爺到了還不起來汪知縣舉目看他身上服色不像以下之人又見旁邊放着葛巾野服分付且莫叫喚看是何等樣人那常來下帖的差人向前仔細一看認得是盧柟稟道這就是盧相公醉倒在此汪知縣聞言登時紫漲了面皮心下大怒道這廝恁般無理故意與我上門羞辱欲得教從人將花木打箇希爛又想不是官體忍着一肚子惡氣急忙上轎分付回縣轎夫擡起打從舊路直至園門首依原不見一人那些皂快没一箇不搖首咋舌道他不過是箇監生如何將官府恁般藐視這也是件異事知縣在

轎上聽見自覺沒趣惱怒愈加想道他總然才高也是我的治下曾請過數遍不肯來見情願就見又請送銀酒我亦可為折節敬賢之至矣他却如此無理將我侮慢且莫說我是父母官即使平交也不該如此到了縣裏怒氣不息即便退入私衙不題且說盧柟這些家人小廝見知縣去後方纔出頭到堂中看家主時睡得正濃直至更餘方醒眾人說道適纔相公睡後大爺就來見相公睡着便起身而去盧柟道可有甚話說眾人道小人們恐難好答應俱走過一邊不曾看見盧柟道正該如此又懊悔道是我一時

性急不曾分付閉了園門却被這俗物直至此間踐汚了地上教管園的明早快挑水將他進來的路徑掃滌乾淨又着人尋訪常來下帖的差人將向日所送書儀并那罈泉酒盡還與他那差人不敢隱匿逕即到縣裏去繳還不在話下却說汪知縣退到衙中夫人接着見他怒氣冲天問道你去赴宴如何這般氣惱汪知縣將其事說知夫人道這都是自取怪不得別人你是箇父母官橫行直撞少不得有人奉承如何屢屢卑汚苟賤反去請教子民他總是有才與你何益今日討恁般怠慢可知好麼汪知縣又被夫

人搶白了幾句，一發怒上加怒，坐在交椅上，氣憤憤的半晌無語。夫人道：何消氣得，自古道：破家縣令，只這四箇字，把汪知縣從睡夢中喚醒，放下了憐才敬士之心，須提起生事害人之念。當下口中不語，心下躊躇，尋思計策，安排盧生，必置之死地，方洩吾恨。當夜無話，汪知縣早衙已過，次日喚一箇心腹令史進衙商議。那令史姓譚名遵，頗有才幹，慣與知縣通贓過付，是一箇積年猾吏。當下知縣先把盧柟得罪之事，敘過，次說要訪他過惡參之，以報其恨。譚遵道：老爺要與盧柟作對，不是輕舉妄動的，須尋得一件沒

躲閃的大事全在他身上方可完得性命那參訪一節恐未必了事在老爺反有干礙汪知縣道卻是爲何譚遵道盧柟與小人原是同里曉得他多有大宦府往來且又家私豪富平昔雖則恃才狂放卻沒甚違法之事總然拿了少不得有天大分上到上司處挽回決不至死的田地那時懷恨挾讐老爺豈不反受其累汪知縣道此言雖是但他恁地放肆定有幾件惡端你去細細訪來我自有處譚遵答應出來只見外邊繳進原送盧柟的書儀泉酒汪知縣見了轉覺沒趣無處出氣遷怒到差人身上說道不該收他

的回來打了二十毛板就將吳酒都賞了差人正是

勸君莫作傷心事　世上應多切齒人

話分兩頭卻說浮丘山腳下有箇農家叫做鈕成老婆金氏夫妻兩口家道貧寒卻又少些行止因此無人肯把田與他耕種歷年只在盧柟家做長工過日二年前生了箇兒子那些一般做工的同盧家幾箇家人鬪分子與他賀喜論起鈕成恁般窮漢只該辭了纔是十分情不可卻碍家有無胡亂請衆人喫三盃可也罷了不想他卻去弄空頭裝好漢寫身子與盧柟家人盧才抵借二兩銀子整箇大大筵席款待

衆人鄰里盡送湯餅熱烘烘倒像箇財主家行事外邊亚奥得快活那得知孩子隔日被猫驚了這廝了帳十分敗興不能勾盡歡而散那盧才肯借銀子與鈕成原懷着箇不良之念你道為何因見鈕成老婆有三四分顏色指望以此為繇要勾搭這婆娘誰知緣分淺薄這婆娘情願白白裏與別人做些交易偏不肯上盧才的椿兒反去學向老公說盧才怎樣來調戲鈕成恐做老婆是箇貞節婦人把盧才恨入骨髓立意要賴他這項銀子盧才趕了年餘見這婆娘梳喬做樣料道不能勾上釣也把念頭休了一味索

銀兩下面缸了好幾缸只是沒有有人敎盧才箇法兒道他年年在你家做長工何不耐到發工銀時一併扣清可不乾淨盧才依了此言再不與他催討等到十二月中打聽了發銀日子緊緊伺候那盧才叫產廣多除了家人顧工的也有整百每年至十二月中預發來歲工銀到了是日衆長工一齊進去領銀盧柟恐家人們作弊短少了衆人的親自唱名親發又賞一頓酒飯喫箇醉飽叩謝而出剛至宅門口盧才一把扯住鈕成問他要銀那鈕成一則還債心痛二則怕他詞訟老婆又乘著幾盃酒興反撒賴起來將

銀塞在兜肚裏罵道狗奴才只欠得這些銀子便生
心來欺負老爺今日與你性命相搏當胸撞一箇滿
懷盧才不曾隄防踉踉蹌蹌倒退了十數步幾乎跌
上一交惱動性子趕上來便打那句狗奴才却又犯
了眾怒家人們齊道這廝恁般放潑總使你的理直
到底是我家長工也該讓我們一分怎地欠了銀子
反要行兇打這狗以入齊擁上前亂打常言道雙拳
不敵四手鈕成獨自一箇如何抵當得許多人着實
受了一頓拳腳盧才看見銀子藏在兜肚中扯斷帶
子奪過去了眾長工再三苦勸方纔住手推着鈕成

回家不道盧楠在書房中隱隱聽得門首喧嚷管
門的查問他的家法最嚴管門的恐怕連累從實稟
說盧楠即叫盧才進去說道我有示在先家人不許
擅放私債盤算小民如有此等定行追還原券重責
逐出你怎麼故違我法却又截搶工銀行兇打他這
等放肆可惡登時追出兇扎銀子并那紙文契打了
二十逐出不用分付管門的鈕成來時着他來見我
須了銀券去管門的連聲答應出來不題且說鈕成
剛喫飽得酒食受了這頓拳頭脚尖銀子原被奪去
轉思轉惱愈想愈氣到半夜裏火一般發熱起來覺

道心頭展悶難過次日便爬不起到第二日早上對老婆道我覺得身子不好莫不要死你快去叫我哥哥來商議了古道無巧不成話元來鈕成有个嫡親哥子鈕文正貴與令史譚遵家爲奴金氏平昔也曾到譚家幾次路徑已熟故此教他去叫當下金氏听見老公說出要死的話心下着忙帶轉門兒冒着風寒一徑往縣中去尋鈕文那譚遵四處察訪盧柟的事過並無一件知縣又再三催促到是个兩難之事這一日正坐在公廨中只見一个婦人慌慌張張的走入來擧目看時不是別人却是家人鈕文的弟婦

金氏向前道了萬福問道請問令史我家伯伯可在麼譚遵道到縣門前買小菜就來你有甚事恁般着惶金氏道好教令史知得我丈夫前日與盧監生家人盧才費口夜間就病起來如今十分沉重特來尋伯伯去商量譚遵聞言不勝喜歡假問道且說爲甚與他家費口金氏即將與盧才借銀起直至相打之事細細說了一遍譚遵道原來恁地你丈夫沒事便罷倘有些山高水低急來報知包在我身上與你出氣還要他一注大財與教你下半世快活金氏道若得令史張主可知好麼正說間盧文已到金氏將這

事說知、一齊同去臨出門、謂道又囑付道如有變故速速來報鈕文應允、離了縣中不消一个時辰早到家中推門進去、不見一些声息、到床上看時把二八嚇做一跳元來直僵僵挺在上面不知死過幾時了、金氏便號淘大哭起來、正是

夫妻本是同林鳥、　大限來時各自飛

那些東隣西舍、听得哭聲、都來觀看、齊道虎一般的後生活活打死了、可憐可憐、鈕文對金氏說道、你且莫哭同去報與我主人、再作區處、金氏依言鎖了大門囑付隣里看覷則个跟着鈕文就走、那隣里中商

議道，他家一定去告狀了，地方人命重情，我們也須呈明，脫了干係，隨後也往縣裡去呈報。其時遠近村坊盡知鈕成已死，早有人報與盧楠。那盧楠原是疎略之人，兩日鈕成不去領這銀券，連其事却也忘了。及至聞了此信，即差人去尋獲盧才送官。那知盧才聽見鈕成死了，料道不肯干休，已先桃之夭夭，不在話下。且說鈕文金氏，一口氣跑到縣裡，報知譚遵。譚遵大喜，悄悄的先到縣中稟了知縣，出來與二人說明，就將教了說話，流水寫起狀詞，單告盧楠強占金氏不遂，遂將鈕成擒歸打死，教二人擊鼓叫冤。鈕文依

了家主領着金氏不管三七念一、執了一塊木柴把鼓亂敲、口内一片聲叫喊救命、衙門差役自有譚遵分付、並無攔阻、汪知縣听得擊鼓、即時升堂、喚鈕文金氏至案前、纔看狀詞、恰好地隣也到了、知縣專心在盧柟身上、也不看地隣呈子、是怎樣情繇、假意問了幾句、不等發房、即時出籤差人、提盧柟立刻赴縣公差又受了譚遵的叮囑、說大爺惱得盧柟要緊、你們此去只除婦女孩子、其餘但是男子漢、盡數拿來衆皂快素知知縣與盧監生有仇、况且是个大家、若還人少、進不得他大門、遂聚起三兄四弟、共有四五

十人分明是一羣猛虎此時隆冬日短天已傍晚彤雲密布朔風凛冽好不寒冷譚遵要奉承知縣陪出酒漿與衆人先發个興頭一家點起一根火把飛奔至盧家門首發一聲喊齊搶入去逢着的便拿家人們不知爲甚嚇得東倒西歪兒啼女哭沒奔一頭處盧柟娘子正同着丫鬟們在房中圍爐向火忽聞得外面人聲鼎沸只道是漏了火急叫丫鬟們觀看尚未動步房門口早有家人報道大娘不好了外边無數人執着火把打進來也盧柟娘子还認是强盗來打刼驚得三十六个牙齒死嗒磴的相打慌忙叫丫

鬟快開上房門，言猶未畢，一片火光早已擁入房裏，那些丫頭們奔走不迭，只叫大王爺饒命，衆人道，胡說，我們是本縣大爺差來拿盧柟的，什麽大王爺，盧柟娘子見說這話，就明白向日丈夫怠慢了知縣，今日尋事故來擺布，便道，既是公差，難道不知法度的，我家總有事在縣，量來不過戶婚田土的事罷了，須不是大逆不道，如何白日裡不來，黑夜間率領多人，明火執杖，打入房帷，乘机搶劫，明日到公堂上去講，該得何罪，衆公差道，只要還了我盧柟，俚憑到公堂上去講，遂滿房遍搜一過，只揀器皿寶玩取勾像意，

方纔出門，又打到別个房裡，把姬妾們都驚得躲入床底下去。各處搜到，不見盧柟，料想必在園上，一斉又趕入去。盧柟正與四五个賓客在嘯閣上飲酒，小優兩傍吹唱，恰好差去拿盧才的家人在那里回話，又是兩个亂喊上樓報道：「相公禍事到也！」盧柟帶醉問道：「有何禍事？」家人道：「不知為甚，許多人打進大宅，搶刼東西，逢着的便被拿住，今已打入相公房中去了。」衆賓客被這一驚，一滴酒也無了，齊道：「這是為何？可去看來。」便要起身。盧柟全不在意，反攔住道：「由他自着，我們且喫酒，莫要敗興。」叫：「快斟熱酒來。」家人跌足

道相公外邊恁般慌亂如何還要飲酒說聲未了忽見樓前一派火光閃爍衆公差齊擁上樓唬得那幾个小優滿樓亂滾無處藏躲盧柟大怒喝道甚麽人敢到此放肆叫人快拿衆公差道本縣大爺請你說話只怕拿不得的一條索子套在頸裡道快走快走盧柟道我有何事這等無禮偏不去衆公差道老實說向日請便請你不動如今拿到要拿去的牽着索子推的推扯的扯擁下樓來家人共拿了十四五个衆人還想連賓客都拿内中有人認得俱是貴家公子又是有名頭秀才遂不敢去惹他一行人離了園

衆等一路鬧炒炒直至縣裡這幾个賓客放心不下隨
隨來觀看縣邊的家人也自出頭尋着主母之命將
了銀兩趕來央人使用打探不在話下且說汪知縣
在堂等候堂前灯籠火把照耀渾如白晝四下起不
聞一些人聲衆公差押盧柟等直至丹墀下衆目看
那知縣滿面殺氣分明坐下个閻羅天子兩行隷卒
排列也與牛頭夜义無二家人們見了這个威勢一
个个膽戰心驚衆公差跑上堂禀道盧柟一起拿到
了將一千人帶上月臺分跰跪下鈕文金氏另跪在
一邊惟有盧柟挺然居中而立汪知縣見他不跪

細看了一看冷笑道是一个土豪見了官府猶恁般無狀在外安得不肆行無忌我且不與你計較暫請到監裡去坐一坐盧柟倒走上三四步横挺着身子說道就到監裡去坐也不妨只要說个明白我得何罪昏夜差人抄沒知縣道你強占良人妻女不遂打死鈕成這罪也不小盧柟聞言微微笑道我只道有甚天大事情元來為鈕成之事據你說止不過要我償他命罷了何須大驚小怪但鈕成原係我家傭奴與家人盧才角口而死邦與我無干即使是我打死亦無死罪之律若必欲借彼誣此横加無影之罪以

雪私怨我盧柟不難屈承只怕公論難泯汪知縣大
怒道你打死平人昭然耳目却冒認爲奴污衊別官
抗拒不跪公堂之上尚敢如此狂妄平日豪橫不問
可知矣今且勿論人命真假只抗逆父母官該得何
罪喝教拿下去打衆公差齊聲答應趕向前一把揪
翻盧柟叫道士可殺而不可辱我盧柟堂堂漢子何
惜一死却要用刑任憑要我認那一等罪無不如命
不消責罰衆公差那里録他做一工按倒在地打了三
十知縣喝教住了并家人齊發下獄中監禁鈕成尸
首着地方買棺盛殮發王官壇候驗鈕文金氏干證

人等召保听審盧柟打得血肉淋漓兩个家人扶着一路大哭走出儀門這幾个朋友上前相迎家人們還恐怕來拿遠遠而立不敢近身衆友問道爲甚事就到杖責盧柟道並無别事汪知縣公報私仇借家人盧才的假人命粧在我名下要加个小小死罪衆友驚駭道不信有此等奇冤内中一友道不打緊待小弟回去與家父説了明日拉合縣鄉紳孝廉與縣公講明料縣公難滅公論自然開釋盧柟道不消兄等費心但憑他怎地擺布罷了只有一件事煩到家間説一聲教把酒多送幾罈到獄中來衆友道如

令酒也該少飲盧柟嘆道人生貴在適意貧富榮辱、俱身外之事于我何有難道因他要害我就不飲酒了、這是一刻也少不得的、正在那里說話一个獄卒推着背道快進獄去有話另日再說那獄卒不是別人叫做蔡賢也是汪知縣得用之人盧柟睜起眼喝道咗可惡我自說話與你何干蔡賢也焦躁道阿呀你如今是在官人犯了這樣公子氣質且請收起用不着了盧柟大怒道什麼在官人犯就不進去便怎麼蔡賢還要回話有幾个老成的將他推開做好做反勸盧柟進了監門眾友也各自回去盧柟家人自

爲家屆覆去母不在。藉下元來盧柟出衙門時，譚遵緊隨在後，察訪這些說話，一句句所得明白，進衙報與知縣。知縣到次早，只說有病，不出堂理事。衆鄉官來時，門上人連帖也不受。至午後，忽地升堂，喚齊金氏一干人犯，并仵作人等，監中吊出盧柟主僕，徑去檢驗鈕成尸首。那仵作人已知縣主之意，輕傷盡報做重傷，地隣也理會得知縣要與盧柟作對，齊咬定盧柟打死。知縣又與盧柟將出鈕成傭工文券，只認做假的，盡皆扯碎，嚴刑拷逼，問成死罪。又加二十大板，長枷手杻，下在死囚牢裏。家人們一槩三十，滿徒

三年召保听候發落金氏鈕文干証人等發回寧家尸棺候詳轉定孫將招繇疊成文案并盧柟抗遊不跪等情細細開載在内備文申報上司雖衆鄉紳力為申理知縣執意不從有詩為証

縣令從來可破家　冶長非罪亦堪嗟

福堂今日容高士　名圃無人理百花

且說盧柟本是貴介之人生下一个膿窠瘡兒就要請醫家調治的如何經得這等刑杖到得獄中昏迷不醒幸喜合監的人知他是个有錢主兒奉承不暇流水把膏藥末藥送來家中牢子又請太醫來調治

外修內備不勾一月平服如舊那些親友絡繹不絕到監中候問獄卒人等已得了銀子歡天喜地縱他們直進直出並無攔阻內中單有蔡賢是知縣心腹如飛稟知縣主驀地到監點閘搜出五六人來却都是有名望的舉人秀士不好將他難爲教人送出獄門又把盧柟打上二十四五个獄卒一槩革責那獄卒們明知是蔡賢的緣故咬牙切齒因是縣主得用之人誰敢與他計較那盧柟平日受用的高堂大廈錦衣玉食眼內見的是竹木花卉耳中聞的是笙簫細樂到了晚間嬌姬美妾倚翠偎紅似神仙般散誕

的人如今坐于獄中住的却是鑽頭不進半塌不倒的房子眼前見的無非死犯重囚語言嘈雜面目兇頑分明一班妖魔鬼怪耳中聞的不過是脚鐐手杻鐵鏈之聲到了晚間提鈴喝號擊柝鳴鑼唱那歌兒何等凄慘他雖是豪邁之人見了這般景像也未免覩物傷情恨不得脅下頃刻生出兩个翅膀飛出獄中又恨不得提把板斧劈開獄門連衆犯也都放走一塗轉着受辱光景毛髮倒竪恨道我盧柟做了一世好漢却送在這个惡賊手裡如今陷于此間怎能勾出頭日子總然得出去亦有何顔見人要這性

命何用不如尋个自盡到得乾淨又想道不可不可昔日成湯文王有夏臺羑里之囚孫臏馬遷有刖足腐刑之辱這幾个都是聖賢尚忍辱待時我盧柟豈可短見却又想道我盧柟相知滿天下身列縉紳者也不少難道急難中就坐觀成敗還是他們不曉得我受此奇冤須索寫書去通知教他們到上司處挽回遂寫起若干書啓差家人分頭投遞那些相知也有見任也有林下見了書札無不駭然也有直達汪知縣要他寬罪的也有托上司開招的那些上司官一來也曉得盧柟是當今才子有心開釋都把招詳

發下縣裡回書守又露个題目教盧楠家屬前去告狀轉批別衙門開招出罪盧楠得了此信心中猶存節教家人往各上司訴冤果然都批發本府理刑勘問理刑官已先有人致意不在話下卻說汪知縣幾日間連接數十封書札都是與盧楠求解的正在躊躇忽見各上司招詳又都駁轉過了幾日理刑廳又行牌到縣弔卷提人已明知上司有開招放他之意心下老大驚惧想道這廝果然神通廣大身子坐在獄中怎麼各處關節已是布置到了若此番脫漏出去如何饒得我過一不做二不休若不斬草除根恐

有後患當晚差譚遵下獄教獄卒蔡賢拿盧楠到隱僻之處遍身鞭朴打勾半死推倒在地綁了手足把个土囊壓住口鼻那消一个時辰嗚呼哀哉可憐滿腹文章到此冤沉獄底正是

英雄常抱千年恨　風木寒烟空斷魂

話分兩頭却說濬縣有个巡捕縣丞姓董名紳貢士出身任事强幹用法平恕見汪知縣將盧楠屈陷大辟十分不平只因官卑職小不好開口每下獄查點便與盧楠談論兩下遂成相知那晚恰好也進監巡視不見了盧楠問衆獄卒時都不肯說慨動性子一

片聲喝打，方纔低低說大爺差譚令史來討氣絕，已拿向後邊去了，董縣丞大驚道，大爺乃一縣父母，那有此事，必是你們這些奴才索詐不遂，故此謀他性命，快引我去尋來，衆獄卒不敢違逆，直引至後邊一條夾道中，劈面撞着譚遵蔡賢喝教拿住，上前觀看，只見盧柟仰在地上，手足盡皆綁縛，面上壓個土囊，董縣丞叫左右提起土囊，高聲叫喚，也是盧柟命不該絕，漸漸甦醒，與他解去繩索，扶至房中，尋些熱湯喫了，方能說話，乃將譚遵指揮蔡賢打罵謀害情繇，說出，董縣丞安慰一番，教人伏事他睡下，然後帶譚

遵二人到於廳上思想這事雖出是縣主之意料今敗露也不敢承認欲要拷問譚遵又想他是縣主心腹只道我不存體面反為不美單喚過蔡賢要他招承與譚遵索詐不遂同謀虛構性命那蔡賢初時只推縣主所遣不肯招承董縣丞大怒喝教夾起來那衆獄卒因蔡賢向日報縣主來問監打了板子心中懷恨尋過一副極短極緊的夾棍纔套上去就喊叫起來連稱願招董縣丞即便教住了衆獄卒恨着前日的毒氣只做不听見倒務命收緊夾得蔡賢叫爹叫娘連連祖宗十七八代盡叫出來董縣丞連聲喝住

方纔放了，把紙筆要他親供。蔡賢只得依着董縣丞說話供招。董縣丞將來袖過，分付衆獄卒：「此二人不許擅自釋放，待我見過大爺，然後來取。」起身出獄，回衙連夜條了文書。次早汪知縣升堂，便去親遞。汪知縣因不見譚遵回覆，正在疑惑，又見董縣丞呈說這事，暗吃一驚。心中雖恨他中破了網，却又奈何他不得。看了文書，只管搖頭，恐没這事。董縣丞道：「是晚生親眼見的，怎說没有？堂尊若不信，喚二人對審便了。那譚遵猶可恕，這蔡賢最是無理，連堂尊也還污衊，若不究治，何以懲戒後人。」汪知縣被道着心事，滿面

通紅，生怕傳揚出去，壞了名聲，只得把蔡賢問徒發遣。自此懷恨董縣丞，尋兩件風流事過，祭與上司，罷官而去。此是後話，不題。再說汪知縣因此謀不諧，遂具揭呈送各上司，又差人往京中傳送要道之人，大抵說盧柟恃富橫行鄉黨，結交勢要，打死平人，抗逆問官，營謀關節，希圖脫罪，把情節做得十分利害，無非要張揚其事，使人不敢救援。又教譚遵將金氏出名，連夜刻起冤單，遍處粘帖，布置停當，然後備文起解到府。那推官原是沒擔當懦怯之輩，見了知縣揭帖，並金氏冤單，果然恐怕是非，不敢開招，照舊申報

上司大凡刑獄經過理刑問結別官就不敢改動盧柟指望這番脫離牢獄誰道反坐實了一重死案依舊發下濬縣獄中監禁還指望知縣去任再圖昭雪那知汪知縣因扳翻了個有名富豪京中多道他有風力到得了個美名行取入京陞爲給事之職他已居當道盧柟總有通天攝地的神通也沒人敢翻他招案有一巡按御史樊某憐其冤枉開招釋罪汪給事知道授意與同科官劾奏巡按一本說他得了賄賂賣放重囚罷官回去着府縣原拿盧柟下獄因此後來上司雖知其冤誰肯捨了自己官職出他的罪

名光陰迅速盧柟在獄不覺又是十有餘年經了兩个縣官那時金氏鈕文雖都病故汪給事却陞了京堂之職威勢正盛盧柟也不做出獄指望不道災星將退那年又選一个新知縣到任只因這官人來有分教

此日重陰方啓照　今朝甘露不成霜

却說濬縣新任知縣姓陸名光祖乃浙江嘉興府平湖縣人氏那官人胸藏錦繡腹隱珠璣有經天緯地之才濟世安民之術出京時汪公曾把盧柟的事相囑心下就有些疑惑想道雖是他舊任之事今已年

久與他還有甚相干。詳詳教諭其中必有緣故到任之後訪問邑中縉紳都為稱枉叙其得罪之繇陸公還恐盧柟是個富家央浼下的未敢全信又四下暗暗體訪所說皆同乃道既為民上官可以私怨羅織陷人大辟欲要申文到上司與他昭雪又想道若先申上司必然行查駁勘便不能決裁了事不如先開釋了然後申報遂吊出那宗卷來細細查看前後招繇並無一毫空隙反覆看了幾次想道此事不得盧才如何結案乃出百金為信賞錢立限與捕役要拿

筆批云
審得鈕成以領工食銀於盧柟家爲盧才叩債以致爭鬬則鈕成爲盧氏之雇工人也明矣雇工人死無家翁償命之理況放債者不叩債者不厮打者亦不釋才坐柟律何稱焉才酒不到官累及家翁死有餘辜擬抵不枉盧柟久於獄亦一時之厄也相應釋放云云

當日監中取出盧柟當堂打開枷杻釋放回家合衙門人無不驚駭就是盧柟也出自意外甚以爲異陸公備起申文把盧才起釁根繇并受枉始末一一開

敘親至府中相見按院呈遞按院看了申文道他擅行開釋必有私弊問道聞得盧柟家中甚富賢令獨不避嫌乎陸公道知縣但知奉法不知避嫌但知問其枉不枉不知問其富不富若是不枉就死亦無生理若是枉陶朱亦無死法按院見說得詞正理直更不再問乃道昔張公爲廷尉獄無冤民賢令近之矣敢不領教陸公辭謝而出不題且說盧柟回至家中合門慶幸親友盡來相賀過了數日盧柟差人打听陸公已是回縣要去作謝他却也素位而行換了青衣小帽援千道受了陸公這般大德大恩須當盡禮

物去謝他便好盧柟道我看陸公所為是个有肝膽的豪傑不比那齷齪貪利的小輩若送禮去反輕褻他了娘子道怎見得是反為輕褻盧柟道我沉冤十餘載上官皆避嫌不肯見原陸公初莅此地即廉知枉毅然開釋此非有十二分才智十二分膽識安能如此今若以利報之正所謂故人知我我不知故人也如何使得即輕身而往陸公因他是个才士不好輕慢請到後堂相見盧柟見了陸公長揖不拜陸公暗以為奇也還了一禮遂教左右看坐門子就扯把椅子放在傍邊看官你道有恁樣奇事那盧柟乃久

滯的罪人薦陸公救拔出獄此是再生恩人就磕穿頭也是該的他却長揖不拜若論別官府見如此無禮心上定然不樂了那陸公毫不介意反又命坐可見他度量寬洪好賢極矣誰想盧柟見教他傍坐倒不悅起來說道老父母但有欵罪的盧柟沒有傍坐的盧柟陸公聞言即走下來重新敘禮說道是學生得罪了即遜他上坐兩下談今論古十分款洽只恨相見之晚遂為至友有詩為証

昔聞長揖大將軍　今見盧生抗陸君
夕舜析腸劍上坐　丈夫意氣薄青雲

話分兩頭。卻說汪公聞得陸公釋了盧柟，心中不忿，又托心腹連按院劾上一本。按院也將汪公爲縣令時挾怨誣人始末，細細詳辯一本。倒下聖旨，將汪公罷官回去。按院照舊供職。陸公安然無恙。那時譚遵已省祭在家，專一挑寫詞狀。陸公廉訪得實，參了上司，拿下獄中，問邊遠充軍。盧柟從此自謂餘生，絕意仕進，益放於詩酒，家事漸漸淪落，絕不爲意。再說陸公在任，分文不要，愛民如子。况又發奸摘隱，剔清利弊，奸宄弭伏，盜賊屏跡，合縣遂有神明之稱，聲名振于都下。只因不附權要，止遷南京禮部主事。離任之

月士民攀轅卧轍泣聲盈道送至百里之外那盧柟直送五百餘里兩下依依不舍欷歔而別後來陸公累官至南京吏部尚書盧柟家已赤貧乃南遊白下依陸公爲主陸公待爲上賓每日供其酒資一千縱其遊玩山水所到之處必有題咏都中傳誦一日遊采石李學士祠遇一赤脚道人風致飄然盧柟邀之同飲道人亦出葫蘆中玉液以酌盧柟柟飲之甘美異常問道此酒出於何處道人答道此酒乃貧道所自造也貧道結菴於廬山五老峯下居士若能同遊當恣君斟酌耳盧柟道既有美醞何憚相從即刻

李學士祠中作書寄謝陸公不携行李遊者那赤崗道人而去陸公見書歎道脩然而來脩然而去以乾坤為逆旅以七尺為浮蝣真狂士也屢遣人於廬山五老峰下訪之不獲後十年陸公致政歸田　朝廷遣官存問陸公使其次子往京謝恩從人見之於京都街問陸公安否或云遇仙成道矣後人有詩讚云

命蹇英雄不自繇　獨將詩酒傲公侯
一絲不掛飄然去　贏得高名萬古留

後人又有一詩警戒文人莫學盧公以傲取禍詩曰

酒癖詩狂傲骨兼　高人每得俗人嫌

勸人休蹈盧公轍　凡事還須學謹嚴